

277992



卷二九七 廣字

永樂大典



二百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七 十八卷

廣廣州府三

風俗形勢

廣州府圖經志大庾以南廣州為甲郡地大民夥賈胡蜚雜居土野沃饒漢史云人性輕悍箕踞椎結蓋百粵非聲教所暨故其習俗與中州殊然自漢末建安至于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自是以來其俗尚漸染華夏稍變於古昔而廬舍未有中州之制至唐宋璟為廣州都督見民廬皆茅竹

當是教民陶瓦

當是唐有天下

所葺時被火災。遂民陶瓦。築堵列肆。越俗始

知棟宇之利。及觀韓退之送竇平序曰。唐有

號令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

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

越衣

冠之習。大異於古昔矣。若夫舊俗相因。無所更

改。必以檳榔。蓋因地所有。

或飾以絲花。或雜以香藥。故

當委禽。親喪。多泥佛老。修冥福。葬者設具待客

於殯側。謂

出於親友之相助者。

墓祭以清明節為候。居民各

其豐儉。盡一月乃止。春秋二社。民俗醺錢。

烹豚醺酒以祭。

以蜆菜魚肉雜

煮之。環坐鼎傍。侑酒而食。謂之暖寒。俚語。

所謂骨董羹是也。村市所在謂之墟。

言有人則實。無人則虛。

販小民。期

於旦集。謂之販虛。登民以漁釣為生。或居於

為蓬屋以居。謂之水欄。廬亭舊傳廬

循遺種。在州東南。

藤

業。男女皆椎

結于頂。婦女許婚及已嫁者。始結胃帶。水謂

之步。柳子厚所謂舟可縻而上下者。凡施罾所

在曰曾步。渡船所在曰船步。今城外名步者如
監步、鯢步之類。港之淺隘處曰窖。如水母窖、鷄
鴨窖之類。聚物為市曰欄。如米欄、魚欄之類。是
也。庾嶺以南廣州為會府。唐以來總攝五莞。韓
子云：連山隔其東，鉅海蔽其陽。其地勢雄雋，南
服可知也。以言其山，蓋白衡山南轉於九疑為
五嶺。又自庾嶺東南至羅浮，逶迤曲折而萃于
白雲山。一峯橫峙如巨屏屹立，障遏于州後。蓋
是州之主山也。至於抱旗峙於前，越臺聳於後，
左則虎頭諸峯逼海道之衝，右則曹幕之山成

羽翼之勢。以言其水。則自衡陽南。微諸水至桂
沿流而下。昭梧。又自牂牁歷融柳而南。合宜邑
容之水東流入于灘江。至梧而會。又自鬱林之
南流經容亦匯于梧。三江並自梧合流。經封康
端出高要峽至廣入于海。此西江之源委也。其
東則自循州歷河源過博羅而出於扶胥。其北
則自庾嶺順流而下。雄韶英而出清遠峽。其南
則自海洋隨潮而入。千派萬折。皆會州治之陽。
此又北東南流之合聚也。故視他州得為重鎮
焉。郡縣志前漢地理志云。民皆服布。如單被穿

中央為貫頭。男則耕農種禾稻芣苢。女子桑蠶織績。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隋地理志云。自嶺以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多瘴癘。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並輕悍。易興逆節。椎結箕踞。乃其舊風。其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富為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並鑄銅為大鼓。鼓初成垂於庭。置酒招同類。有

當以鹽與大長考夫
為可

當是遠者

當是為仇黨

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為大釵。執以叩鼓。乃留遺
主人。名為銅鼓釵。俗好相殺。欲相攻則鳴此鼓。
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本尉佗於漢。自稱
蠻夷。長老。夫故俚人猶呼所尊為倒老也。言
訛故。又稱都老云。唐韓愈送鄭

序云。嶺

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大府。隸
府之州。離府者至三千里。蠻夷悍輕。易怨以
變。其南州皆岸大海。控御失所。依險阻。仇黨
機毒。矢以待將吏。其海外雜國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船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

當其天文

當其風氣

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外國之貨日至。故選帥常重於他鎮。又送賓平從事序云。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蔽其陽。是皆島夷卉服之民。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疫癘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於南海者。東西州。寰宇記云。爰自前代及唐。多委舊德重臣。撫甯其地。文通經史。武便弓弩。婚嫁禮儀。頗同中夏。宋三朝國史云。尚淫祀。殺

人以祭鬼。雍熙中。申詔禁之。山林翳密。多瘴毒。人病不呼醫服藥。曾鞏送李柳州序。人少鬪訟。喜嬉樂。遇水燕談云。劉鋹據嶺南。置兵數千人。專以採珠為事。目曰眉川都。溺死者相屬。久之珠璣充穢。及王師入城。一火而盡。藝祖詔廢媚川都。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於是俗知務農矣。蔡條叢談云。古者祀天必養牲。牲必在滌。三月它牲唯具。獨五嶺以南。俚俗猶存。今南人喜祀雷神者。得謂之天神。祀天神必養大豕。曰神牲。則莫敢犯。養之百日始取而祀之。又凡

祭祀之禮。既降神而後呈牲。於是主人者同巫
覡共殺之。迺畀諸庖烹而薦之。傳謂禮失求諸
野。信然。元一統志。越臺之俗。蠻賈雜居。余襄公
靖到任。謝表云。秦漢以來。號為都會。俗雜五
方。余靖羅漢記云。婚媾之禮。用檳榔以當委
禽。後以銀帛為定。番禺志云。喪葬必盛肴饌。
名開齋以待送客。多至千百人。有罄竭家產者。
官司禁戢不能止。冬寒則雜瓜果魚蝦蜆煮菜
於釜中。環坐其旁而食。名曰邊爐。東坡蘇公與
陸道士詩曰。所謂盤遊飯。骨董羹。即此。五嶺

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為雄。通典云。

南海一隅。冬無積雪。秋涼亦有微霜。太平環宇記云。山海皆有田。山田用力如中州田。潮汐一再至。不煩溉灌。地有瘠瘠。古無酒禁。家自為釀。魯國先生唐庚字子西嘗有詩云。潮田無惡歲。酒國有常春。蓋紀其實也。番禺續志云。海接

島夷。自唐始通大船。蠻人雲集。商賈輻輳。至今賈蠻自外番來者。謂之少唐。番禺續志云。漁

有二種。內海港汊千百。漁者曰蜆。猶習衣冠。韓詩所謂馬人龍戶也。海外浩渺無邊。漁者曰盧

當是夕居山河

當先釀酒

當是酒為句

亭。椎髻犢鼻而已。相傳晉寇盧循之遺種也。南海實筦擁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唐劉蛻獻南海崔尚書云。一種蠻獠。山河刀耕火耨。不輸賦調。居山谷間。時能為寇。圖經云。東筦其俗釀。或以蓮花菖花造醞。酒謂之老酒。新圖經云。東筦近海瀕。上潦下濕。有瘴。土人多嗜檳榔。薑葉灰咀以避之。新會其地廣莫。俗尚珥筆。土產嘉禾勁植。海有膏田沃壤。倉廩舟楫多取給。山居者苦瘴癘。海濱者多潮汙以䟽其惡。大抵與南恩州同。黃茅瘴。按

五代史。成汭鎮荊門。與宰相徐彥若不平。銜之。
逮彥若。鎮南海。過江陵。汭思嶺外有黃茅瘴。患
者髮落。過謂彥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彥若
答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識僧也。汭
甚愧。香山為邑。海中一島耳。其地最狹。其民
最貧。其俗最。氣候恒燠。叅差不齊。冬寒不
嚴。陽氣亂洩。秋冬茅甲潛坼。春夏之月。葉潛
改。諺云。四時常是夏。一雨便成秋。亦有除夜納
涼之誚。海田在西北者。當湏水鬱水之衝。積
雨之後。數千里之水奔湍而下。必有巨澇。或歲

三四沒即退。漫久必敗田矣。廣南粵分謂之
嶺表。晏珠類要。南海之墟。祝融之宅。韓文南
海廟碑。廣州負山。包帶南溟。陸寶可富。捲握
致盈。南海集。環水而國以百數。柳元宗集。
五嶺峙其趾。大海環其東。衆水匯于前。羣峯擁
于後。氣象雄偉。蔣之奇州學記。境接羣蠻。地
居海澨。許致撰魏公遺愛碑。清遠地與莫徠。犬
牙相錯。無曠原沃壤。刀耕火種。最為辛勤。無長
溪洪河。肩背擔負。最為勞苦。魯不如新會之一
鄉。莊季裕雜助編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

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既剃度乃成禮。市中亦製僧帽。止一圍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來。宣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為詩曰。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營嫁裝。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即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也。

連州 風俗郡縣志。漢志云。火耕水耨。民食魚

稻信巫鬼。重溪祀。唐韓愈送區冊序云。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角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相通。畫地為宇。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又詩云。逾嶺到所任。低頭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蒼虎。遠地觸塗異。吏民似猿猴。生獬知忿恨。辭舌紛嘲嘲。白日屋簷下。雙鳥聞鵲鷄。有蛇類兩首。有蟲羣飛遊。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颶